



和時間賽跑

李 澄 等 著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71511
151



書號(寧)0388

和 時 間 賽 跑

著 者	李 澄 等
出 版 者	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南京湖南路七號
發 行 者	新 華 書 店 江 蘇 分 店 南京中山東路八十六號
印 刷 者	江 蘇 新 華 印 刷 廠 南京百子亭三十六號

3,001—5,000 1954年5月南京初版

定價：1,200元 1954年7月第二次印刷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001號

目 錄

- 一、和時間賽跑……………李 澄（一）
- 二、叫機器自動的替我們幹活……………勞 夫（八）
- 三、誰說小五坨不產一等鹽……………朱鳳利（二〇）
- 四、曹文祥鬧了個小警扭……………柯西平・胡莘華・楊 霖（二四）
- 五、小螺絲釘的故事……………蔡繼三（三三）

和時間賽跑

李 澄

— 1 —

有一天，國營南京機床廠裝配車間銑刮組工人，主動向領導上遞了一份申請書。這份申請書上寫着：「我們聽了總路綫的報告，認識到社會主義工業化是靠我們兩隻手幹出來的。因此，我們堅決以實際行動建設社會主義，並且就從降低工時定額（就是提高定額——編者）開始：床面銑刮原來定額是每台四十小時，現改為二十八小時；床面修製原來定額是四小時，現改為二小時……」領導上接到這份申請書，就批准了他們的要求，並且在全廠工人面前，表揚了他們。

談到銑刮組工人自願自覺提高定額，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他們是經過了一番複雜的思想鬥爭的。

還是在去年十月份的光景，廠裏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，鉅組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了，十二個小時的活，七小時就幹完了。青年團員單棟林看到這種情況，就向組長提出降低工時定額的要求，可是組長不但沒有鼓勵他，反給他澆了一盆冷水，少數同志也冷言冷語的諷刺他：「積極分子嘛！」單棟林碰了一鼻子灰，降低工時定額的事，也只好「雄雞害臊子」——不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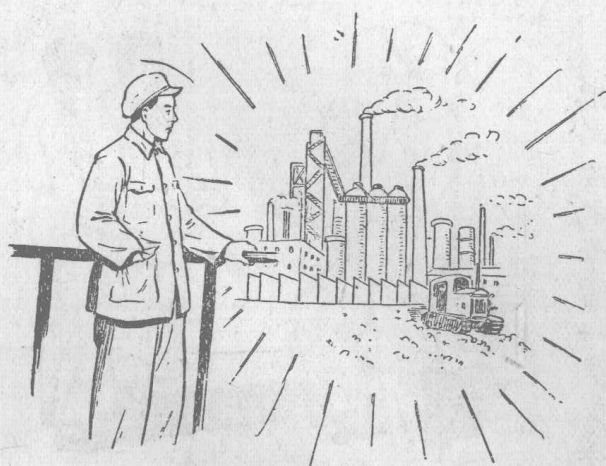
黨向全國人民宣佈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以後，總路綫的光芒，照亮了全國每一個角落，也照亮了南京機床廠工人同志們的眼睛。大家清楚地看到了社會主義的美好遠景，明確了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責任，單棟林和唐宏奎（團員）說：「社會主義不是說說就來的，要靠我們兩隻手幹出來的，現有的定額還很鬆，哪像幹社會主義啊！」於是他倆就向組長薛存源和副組長丁錫才提出降低工時定額的要求。可是兩個組長却有同樣



單棟林和唐宏奎向兩個組長提出降低
工時定額的要求，兩個組長都沒同意。

總路綫的學習一步步深入了，
義的主要責任是落在工人階級肩上的。
前討飯的日子，又對比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再想到社會主義工業

的錯誤看法，他們認為：定額
鬆一點，做小組長也舒服一
點，而且大家多拿一點超額獎
金，誰都高興，這有什麼不好
呢？所以他們還是不同意降低
工時定額。有一次小組會上，
有人提議上滑板只要十二個小
時的時候，丁錫才却堅持要十
三小時，並且說：「十二小時
哪個能幹就全部讓他幹。」



薛存源問自己：「怎樣負起建設社會主義的責任呢？」

化的美好遠景，他就問自己道：「我是工人，要建設社會主義，我不是要負主要責任嗎？怎樣負起這個責任呢？」他想起單棟林要求降低工時定額的事，就發覺自己過去有保守思想，覺悟到這種行為和總路線精神不對頭。要建設社會主義，就不能照老樣子幹活，得動腦筋，不斷提高生產定額，社會主義的生產是很先進的呀！可是他願慮工人會不會說：「你是組長，反正不要你幹。」他想來想去，下不定主意，就去找副組長丁錫才商量商量。丁錫才

這時也提高了認識，他也正在考慮提高定額的事。兩個人一談，都認為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利益，眼前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，不能為了眼前多拿獎金，拖延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時間。他倆又去查了工作紀錄，估計了組裏可能發揮的潛在力量，再組織全組工人一齊討論。工人們思想都通了。就說馬永生吧，他以前頂怕定額提高，以為一提高定額就會拿不到獎金。這次，他的愛人先打通了他的思想，她對他說：「我們的眼光要放遠一點，解放前你每天在外面奔跑，有次家裏三天沒得吃，我躺在牀上都起不來了，你還記得不？今天生活改善了，但要想過更好的日子，我們就得要為長遠利益着想。」這些話啟發馬永生回憶了過去的生活，在這次小組會上，他就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想法，積極擁護提高定額。原來堅持落後定額的一些人，也都表示擁護先進定額。鉅刮組各種定額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。

自從他們自動申請降低工時定額的行動，受到了領導上表揚以後，大家幹起活來，比以前更來勁了，他們一心要爭取更大的榮譽。有的說：「我們的砲既然開出去，就得打響。」真的！他們在總結今年一月份的成績時，全組十五個同志中，就有十一個人突破了先進定額。銑上滑板的新定額是十一小時，現在丁錫才只要八小時就完成了；銑床面新定額是二十八小時，現在全組一般的只要二十五小時就銑好了，質量也是頂呱呱的。銑刮組突破新定額的捷報又傳遍了整個車間。兩個組長看到這些成績，更感到過去的保守思想要不得，認識到這種保守思想會阻礙同志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，使生產潛力不能發揮出來。

當技術革新者王崇倫的事蹟傳到組裏以後，起初還有些同志想：「王崇倫使用的機器，竅門好找。我們靠兩隻手，一把鏟刀，竅門難找。」丁錫才嘴上雖然不說，心裏却也有這種想法。

可是他又想：「現在難道又增產到頂了嗎？這回可不能再有保守思想了。」於是他就虛心地學習王崇倫的革新精神，動腦筋，想辦法。一天、二天、三天……終於在銑上滑板上又找到了竅門，五天的任務兩天半就完成了。他馬上又把這個經驗，推廣到銑轉盤刀架上，八小時的工作最快時只需兩點五十五分就行了。這樣一來，整個銑刮組同志的創造性大大提高了。銑刮組的生產進度指標，始終跑在時間的前面。

叫機器自動的替我們幹活

勞夫

南京電瓷廠特瓷車間有一個電阻九班，這個班是廠裏獨一無二的手工生產班，每逢客人到廠裏來參觀的時候，班長龐永華心裏就嘀咕了：「全廠主要的生產，不是自動化，就是機械化，可就是我這個班還是用老祖宗的手工方法，這怎麼能見人！」一想到這，他恨不得把門關得緊緊的，不讓一個客人進來參觀才好。

他常常出神地想：「過去我在藥店裏，用兩隻手做了半輩子藥丸子；現在到工廠來了，還是用這方法。整天端着個匾子，搖呀搓的，累得腰酸背痛，頭昏眼花，一天也不過做兩公斤多，真是老牛拖破車，你急他不急！唉，總得想個法子搞它個機械化！」法子還沒想出來，廠裏已經大量製造避雷器了，電阻丸的供

應，成了很嚴重的問題。一天，廠長跑到班上來，對大夥說：「以後電阻丸每天要八九十公斤才夠用，需要專門搞一幢房子，再找一批人來做，才能趕得上。」廠長的話樂壞了其他兩個老師傅。他們記得要到電瓷廠來的時候，藥店店員曾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這次轉到工廠去了，可別忘了我們。」因此，聽了廠長的話，想到朋友的託付就可以實現了，所以心裏都很開心。但是，廠長的話，却使龐永華急了起來。他想：「如果仍然用老法子做下去，就需要三四十個人，每天才能做出八十公斤電阻丸來。今後產量越來越多，再添多少人也趕不上呀！再說，難道真的要區區子過一輩子嗎？」從這天起，他就下定決心要搞機械化。

龐永華找竅門的事很快就傳開了。愛挑剔別人的老師傅在背後議論說：「老婆還沒討，就想抱孩子了，才來廠幾天，就想發明創造當模範。」龐永華聽到這些話，心裏也有些不是味兒，但

一想到機械化，這些話也就像耳邊風，隨即刮過去了。

一天，他看見旋坯機，泥土在旋轉機上，很快的被旋成坯子。他腦筋一轉，忽然想到，把匾子放在旋轉的機器上，匾子轉的快，丸子不就出得快嗎？他連忙去找技術員商量，技術員鼓勵他說：「你試驗吧，有困難我來幫你解決。」

要開始試驗了，龐永華心情很緊張，他對自己說：「龐永華呀！這輩子沒擺弄過機器，現在你却在他身上想點子了，可要小心呀！」他的心怦怦的跳着，把匾子放到機器上；馬達一開，匾子跟着機器飛也似的轉了起來。匾子裏的料子，因為離心力大，跟着呼呼的往外飛出來。「不行，太快！」他想抓住匾子，但機器力大，哪裏握得住，手套破了，手也被劃出了血。龐永華一着急的沒主意，連忙將身子往機器上一撲，跟着衣服也撕破了。周圍的人忙喊：「快煞車！」這時，他才想起關機器。等機器停下



全班的人沒有一個理他。

來，他才鬆了口氣，心裏想：「乖乖，機器可真厲害，這樣難玩呀！」但他看看匾子裏的粉子，有的已團成了一大塊，有的也成了不圓的大丸子。他覺得能變成塊子，由小丸子變成大丸子，

就有了希望。

他懷着興奮的心情回到班裏，對大夥說：「這次試驗還不行，但很有希望，以後可以用機器生產啦！」想不到他的話好像沒說過一樣，全班的人沒有一個理他，大家都在埋着頭搓丸子。靜了半天，有一個老師傅才斷斷續續地冷冷地說：「試驗成，也不過增加些

產量吧！這有什麼了不起！」龐永華聽了這話，心裏很難過！「為什麼別人潑我冷水呢？我是為的全廠，為的全班呀！」他想了一下，就懂得了這些風涼話的原因：試驗成功產量提高了，老師傅們介紹朋友進廠的事情就完蛋了。但是，他們是為個人的，我是為國家的，高山擋不住太陽，黨和工會在支持我，我還怕什麼？

他去見車間工會主席，沒想到工會主席王繩準（也是車間技術員）連具體技術問題都替他想好了。王繩準說：「老龐！機器轉動力太大，你找技工幫幫忙，調整一下皮帶就行了。」龐永華聽了，就立即找技工李少瑜調整機器。

第二次又試驗了。這次因為機器調整好了，老龐就定了心，技工員、技工在旁邊做「參謀」；他自己搓着匾子，徒弟小劉洒着水，撒着粉子。眼看着機器轟轟轉着，丸子慢慢變大了，增多

了。「龐永華！行！有門道！」周圍看的人嚷了起來。徒弟小劉也高興的喊道：「龐師傅！行啦！這一來，你睡在牀上，也會笑醒的。」

龐永華頑強的意志，終於克服了困難，制服了機器，他勝利了。接着，領導上便決定，立即推廣這一方法。

新辦法一推廣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，人力就多出來了。龐永華班裏的人，很快的被調走了兩個。這一調動，使龐永華心裏很不舒服，他覺得效率再提高，人就會慢慢調光，班長不就成了光桿子嗎？他對自己說：「你自己撤了班長的職務了。」因此，改進生產的那股勁，也就慢慢冷了下來。

這時，車間黨支部成立了。支部書記王繼才看出了龐永華的心病。有一天，就對老龐說：

「老龐！你過去為什麼想法改用機器生產呢？」

龐永華說：「為了能提高產量，做起活來也輕鬆唄！」

「對！把你班裏的人調出去是為了什麼呢？」

「唔……」龐永華一時答不上話來，頭低下了。

「也許，你這樣想，不改用機器生產，我班上的人還要增加呢？可是想想看：當那麼一個用匾子生產的班長，對國家貢獻大呢，還是現在當這樣一個班長對國家貢獻大呢？手工業生產與機器生產哪個強呢？」這些話，使龐永華想起了過去手工生產吃力的情況，想起了客人來參觀，自己那種尷尬的情況，想起機械化對國家建設的好處，就低頭不說話了。

龐永華從支部書記屋裏出來，一邊走，一邊想：「我這是什麼思想呀！改用機器生產時，別人說風涼話，自己還怪別人鬧個人主義，現在呢！為什麼我也鬧起個人主義來了，這怎麼弄的？」